



昆明花卉史话

昆明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

云南美术出版社

昆明花卉史话

昆明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

云南美术出版社

昆明花卉史话

昆明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

云南美术出版社

（昆明花卉史话）

（昆明花卉史话）

（昆明花卉史话）

（昆明花卉史话）

（昆明花卉史话）

（昆明花卉史话）

（昆明花卉史话）

（昆明花卉史话）

（昆明花卉史话）

（昆明花卉史话）

责任编辑:王曦云 庞 宇

封面设计:庞 宇

责任校对:赵 勇

昆明花卉史话

昆明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 编

*

云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国防印刷厂印装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字数:230千

1999年9月第1版 1999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7-80586-582-5/K·20

定价:25.00元

万花千卉赋春城

(代序)

张朝辉

大自然对昆明情有独钟，赐给昆明十分优越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当昆明从远古走来时，造物主早已把她放置在植物王国的怀抱，让她领受着王国里 18 000 种植物的丰富色彩，不论雨晴浓淡，总是那么妩媚迷人。“冬暖夏凉、四季如春”“万紫千红花不谢”“花枝不断四时春”是她真实妥贴的写照。

勤劳而爱美的昆明人，种花、养花、赏花、戴花、饮花、食花、唱花、赋花，形成厚重的花文化。在这里，花卉与人和谐生存发展，花卉与昆明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寒冬来临，大雪纷飞，中原北国万木萧疏之时，昆明却是生机一片，梅花、山茶花、玉兰花、报春花、兰花、樱花次第开放，由冬季一直延续到春末，把岁末年初打扮得分外妖娆；当酷暑降临，江南大地花事已了之际，昆明却凉意拂人，紫薇、荷花、缅植、丹桂，或姹紫嫣红，或芬芳扑鼻，让人们感觉仍然生活在春天。

黑龙潭那历千百年而生机盎然的唐梅、宋柏，曹溪寺、盘龙寺的元代、明代山茶花；昙华寺那带有几分佛教

色彩的优昙花,以及散在各处的名花古树,昭示着昆明花卉栽培已历数世沧桑。当人们领略了金殿茶花园的风采、黑龙潭梅花园的雅韵、西山公园玉兰园的玉洁、西华园兰圃的幽香、圆通公园樱潮的热烈,都要留下难忘的记忆。甚至只要到山野田畴、通衢大通、民间小院、机关、学校、工厂走走,你都会感到昆明是一个与鲜花为伴的城市。30多年前,著名散文家杨朔“一脚踏入昆明,心都醉了”一语就是这种感受的真实写照。

鲜花常开,绿树长青。从丰富的历史典籍和出土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昆明历代拂之不会的花卉的倩影;从现存的民俗、诗歌、绘画、舞蹈、音乐中,我们都可品味到浓郁的花香。昆明彝族先民把杜鹃花奉为图腾而崇拜,苗族人民今日仍在百花盛开之际举行传统的“花山节”,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以花入食,以花熏茶,以花装饰居室和服饰,从元、明以来,吟颂昆明花卉的诗赋辞章汗牛充栋,为昆明花卉唱出绕梁三日的赞歌。

昆明以绚丽的鲜花为盛世献礼,时代对昆明也特别垂青,给予了极佳的机遇。1982年,昆明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1993年,祖国西南地区面向东南亚、面向世界的出口商品交易会定址于昆明,昆明由内陆边疆城市走向开放的前沿。逢此良机,昆明花卉产业异军突起,以斗南村花卉批发市场为代表的昆明花卉产业走向全国,走向世界。1998年,昆明被公布为全国首批优秀旅游城市,‘99世界园艺博览会在昆明举办,昆明以花为媒,在国际化通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由古及今,有关花卉栽培技术的书籍较多,流传亦广,而记述全国或一省一地花卉历史及其文化内涵的书籍难寻。躬逢盛世,又值良辰,政协昆明市委委员全纳委员之建议,追根溯源,得技物学者园艺专家之襄助,获史志专家之佳章。记昆明花卉之沧桑始末,述春城花卉之文化内涵,别开生面,独辟蹊径,成此一书。在此谨对不吝为本书赐稿之专家学者致以衷心感谢。在'99昆明世博会举办之期,以图文并茂之册,奉献于国内外友好诸君。众手成书,其间或有不妥之处;初作尝试,难以求全。虽为苦心之作,实望抛砖引玉之功。谨此代序。

目 录

万花千卉赋春城(代序)	张朝辉
-------------------	-----

花卉历史

昆明古代花考	王海涛(1)
历代云南方志中的昆明花卉	李 坚 李建恩(10)
云南植物调查采集的历史回顾	冯国楣原著 李德仁改写(19)
宜良花街节探源	郑祖荣(31)
昆明最早的公共绿化溯源	王 道(43)
民国时期昆明的花会与花市	万揆一(44)
民国年间昆明地区的园林	文 忆(51)
昆明国货公司展出琼花简记	许椿萱(59)
建国后的昆明花展	赵 榴(60)
第五届全国兰花展纪实	严 林(64)
昆明市园艺研究会创始人赵鹤清	何开明(66)
蔡希陶与云南花木	蔡君葵(71)
鸣凤山茶	石玉顺(75)
山茶漫话	吴宝璋(79)
金殿名花两生辉	李建恩(85)
太华寺花卉史话	张一鸣(90)
西山古寺卧花荫	胡 鉴(93)
黑龙潭赏梅	李湘琦(97)
圆通樱潮	李湘琦(99)

兰香西华园	胡 鉴(101)
因花得名昙华寺	张新树(104)
曹溪寺古昙梅	李庚禹(107)
盘龙寺名花考	张一飞(112)
嵩明黄龙古柏	范春跃(114)
嵩明茶花王	范春跃(116)
安宁古山茶	李庚禹(118)
安宁八街桂花香	李庚禹(123)
宜良靖安茶史话	徐行素(125)
轿子山花海	许大鲲(130)
棕皮营花园	袁嘉祥(132)
昆明花卉产业的形成与发展	和继祖(134)
斗南花卉产业发展史话	化忠义(142)
子君村的种花史	郭春泉(150)
昆明官渡区玫瑰花种植今昔	豆稚五 刘 源(153)
欣欣向荣的宜良花卉事业	曹声贤(158)
昆明野生花卉简介	冯国楣(161)
昆明主要名木古树分布状况	(191)

花卉文化

滇省历代文人题咏山茶杜鹃棕花	张一飞 辑 录(195)
徐霞客《滇中花木记》浅介	德 云(209)
袁嘉谷咏黑龙潭唐梅诗二首	何开明(213)
文人作家笔下的昆明花卉	余晓夕(215)
为有妙笔赋春花	蒙绍仁(221)
大型规律式树桩盆景——炎黄瓶	太汝卉(226)
曾孝濂和《杜鹃花》邮票	李德仁(229)

肖溶和他的工笔花鸟画	晓 星(235)
花与情 情与画	杨丽萍(238)
一幅精美的花卉木雕	孙 锐(241)
花灯与花	胡思彩(246)
昆明的地名、人名与花卉	黄恒蛟(248)
彝族人民对杜鹃花的图腾崇拜	李家祜(254)
苗族花山节素描	张 宜(256)
阳春三月话食花	李家祜(259)
兰茂《滇南本草》中的药用花卉	李兆祥(261)
民间食用野花述闻	江 枫(268)
中草药材与花卉	石 玉(270)
昆明药用花卉举隅	潘子秀(273)

附 录

部分花卉科研院所简介	(279)
------------------	-------

昆明古代花考

王海涛

昆明古代对鲜花的供养大体经历了从地下到地上、从奉神到奉人的过程。而那些曾经培育过众多的奇葩名种、天香神英的匠师,大多是世外高人、佛门释子。

考古证明,昆明地区最早备受供养的神花是建木(摇钱树)和五色莲。

1962年4月,西山区昭宗益禄村因建木闸急需石料,开挖了村外一座“献饭堆”(西汉大墓),得石料200多块(长0.5米、宽0.36米、厚0.3米)。墓室内有3块不规则巨石,墓室入口处左右两块线刻凤阙、联币、菱纹,墓室后壁一块线刻一神树,枝叶扶疏,有繁花、硕果,还有龙(蛇)、骑龙的神人布饰其间。1982年文物普查时,发现凤阙刻石之一砌在村民杨顺门坎下,另一块砌在猪圈内,后为市文管会、西山区文化馆所得。刻有神树的一块村民视为不祥,已打碎铺在路上,笔者曾见一残块搭在溪沟上作过沟踏板,刻纹已磨损殆尽。昆明建木花和凤阙刻石在云南还是第一次发现,据村内耆老李祥说,他小时避雨曾钻进墓室,看到的刻石还要多得多。现在这些刻石都已散失殆尽,惟愿有朝一日这些刻石能再见天日。

此花树曰“建木”。《山海经·海内经》载:

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

《海内南经》亦载：

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纓、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名曰建木，在窞窞西弱水上。

郭璞注：“建木青叶，紫茎，黄华，黑实。其下声无响，立无影。”这是一种通天的神树，神人凭藉此树可以上下天宫。《淮南子·地形》说：“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影（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高诱注：“众帝之从都广山上天还下，故曰上下。”墓中奉此黄花神树，显然是为了让死者凭此“天梯”而上达天庭。那么，这盛产建木的“都广”在哪里呢？《海内经》记载：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其城方三百里，盖天地之中，素女所出也。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

都广地域特征有6个标准：1. 西南黑水之间；2. 盛产百谷，而且无论冬夏，皆可播种；3. 多鸾凤，即孔雀；4. 多百兽；5. 四季常春，草木不凋；6. 前引文中说的“立无影”或“日中无影”。若如此，则舍云南而谁？金沙江即古之黑水。清代经学大师阮芸台曾考证，汉黑水祠就在云南，并指称黑龙潭是其故址。云南是稻谷的故乡，考古证明今滇西及缅甸一带是世界稻谷起源地，且一年可以二熟、三熟。云南又是孔雀之乡，孔雀古称鸾凤，地方志又称“碧鸡”，早已著称于史。云南素有动物王国之称，古今一然。昆明以南，四时如春，滇西更是长夏无冬，草木常青；最重要的一点：“日中无影”，走遍大陆，惟云南南部在北回归线以内，地处亚热带、热带区

域,自然“日中无影”。又史载建木出西方弱水。弱水所出,众说纷纭。而其中一说谓西方昆仑山西王母处。神山昆仑即今迪庆与西藏雪域圣地。西王母即今丽江境内上古母系社会一族。都广只能在云南,而建木神树或神花是上古巫教崇拜的对象。西山昭宗益禄村汉墓民间称“献饭堆”,过去年年祭祀,都要在墓前种树,并奉献鸡黍,此古巫术遗俗。建木花树非昆明独有,在滇西、丽江地区仍保留此种遗俗。纳西族有大祭天盛会,在祭台上栽神树、安神石,献食是最重要的内容。西双版纳、德宏地区的“堆沙塔”节,总要插上众多的花、树,尽管已蒙上后起的佛教色彩,但其原始宗教的本质依旧昭然若揭。此外,在四川三星堆墓地祭祀坑内,出土了三株青铜建木神树,树上有茂盛如锦的枝、叶、花、果和飞禽、走兽、悬龙(蛇)等挂饰,时代为商晚期,说明西南地区供奉建木花树具有悠久的历史。云南至今未发现更早的建木花,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建木花不产于云南。考古发现常常遇到这样一个事实:发源地往往不是发达地。发达地出土丰厚,一派辉煌,而发源地却总是一片沉寂。但我相信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云南将会发现更原始的建木花。建木花也有一个演变、发展过程,它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分解、异化,形成一种新的变种——摇钱树。树依旧、叶依旧,珠宝、龙凤亦依旧,只是神人换成西王母或释迦佛,花与果变成了圜钱。摇钱树盛行于东汉及云南“爨”时期的滇、蜀地区。昆明有的更直截了当地把西王母像铸在树上。昆明当时正当“西爨”领地,与昭通及滇东一带的“东爨”都是“南中大姓”的统治区,它给后人留下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梁堆”,墓中最具地方特色的随葬品,就是那一株株的摇钱树。

1993年,昆明市博物馆征集到一件冥器“聚宝盆”。铜叶扶疏,珠宝蔽体,一枚巨大的瓷圜钱居于正中,这就是建木花和摇钱树的终极式样,数千年民间信仰的孑遗。

随着佛教的传入,至少在东汉时期,昆明地区盛行莲花供养,

但仍出现于墓葬中。在嵩明东北小新街与曲靖交界地的一座“梁堆”墓中,出土一方汉晋时代的刻石,方形,正中赫然一朵 12 瓣 5 色巨莲,左右配日、月,周遍绕四龙,此石现藏云南省博物馆。在安宁县汉代“连然县”故地,民国年间亦出土一方汉墓券顶石方,正中同样浮雕一朵巨莲,但莲瓣尖端呈尖状圭形,左右有日月,日中有三足踞鸟,此石初归李根源,昭通张希鲁先生曾作拓片,后不知所终。1982 年,在呈贡二农场双堆地东汉墓中发现残石一方,上有浅浮雕莲花,同时还出现大量菱形砖。此地 1962 年曾出土汉延光四年(公元 125 年)碑一方。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在官渡云山村彝墓中发现完好无缺的莲花刻石,位置在墓室顶端藻井部位,12 瓣 5 色,瓣端尖状如圭,类似发现还有多处。文物普查中,在官渡医院墙角、呈贡斗南一农户猪圈石栏脚,都发现一方残缺的莲花墓石。按滇池沿岸,特别在今官渡、呈贡、晋城一带,《蛮书》称:“汉滇池故地也,在拓东城南 80 里晋宁州,幅员数百里。西爨王墓,垒垒相望。”往事如烟,那些垒垒相望的汉晋王墓已是鸿爪雪泥,无迹可寻,但那些散佚各地的断石残刻,都明白无误地述说着那个莲花时代的辉煌。莲花,是净土的象征,解脱的境界,它寄托着死者的归宿和向往,为此,汉爨时代的莲花供养大都封禁在地下、墓中。

南诏时期,寺院文化飞速发展,“香花供奉”成为礼佛拜寺的行为规范。花的供奉从地下走向地上,而且首先进入寺庙。据《唐会要·三三》和《新唐书·南蛮下》载,南诏时,云南西近天竺,媚神奉祖多以乐舞演释氏之词,以花献佛。其佛教乐曲有:没驮尔(佛印)、赞婆罗花、孔雀王、甘蔗王、涤烦、答都美、苏曼的里等等。献乐时必须以人作舞,舞者又必扮作天人神像,如今之藏地跳大神,而舞人的化装必须是“冠金宝花”“裙八彩杂花”“曳罗彩花履(鞋)”,从头到脚饰以杂花,“非此不能奉神”。此俗延及寺院,则处处“禅房花木深”。《南诏野史》载昆明有一座“大灵寺”,是南诏王开拓东城时所建,供奉赫赫有名的大黑天神,是南诏的保护神。内有一株巨

大的神花，史载是天竺僧大义法师菩提巴波用一枚从印度带来的念珠种下去长成的。此花繁密如红云如朝霞，可惜在顺治丁酉年枯死，康熙丙午年被风拔起。咸丰年间有人以“孙枝”重植。此庙在武成路中段，解放初花树犹在，是一棵高可抚檐的紫薇花。南诏时，不仅用花来媚神敬祖，装点寺庙，还用花来当作“舍利”供养于塔中。舍利本来是佛陀火化后的遗骨，传说有8万4千粒，被阿育王造8万4千塔贮于各地。后世建塔哪还有舍利呢？幸好佛家对此大开方便之门，《如意宝珠金轮咒王经》说：若无舍利，以金、银、琉璃、水晶、玛瑙、玻璃众宝造作舍利……贫者无力者，即至大海边拾清净砂石即为舍利，亦可用药草、干花、竹木根节造作舍利。《秘藏记》甚至认为香泥、米粒亦可为舍利。香泥就是用香花、花椒之类拌合胶泥，可做舍利、佛像、微形塔。据佛经说，奉养这类“替身”舍利与供养“真身”舍利具有同等大功德。维修大理千寻塔时曾出土过大量珍贵文物，其中就有草药和已经粉碎的干花。80年代昆明维修唐代西寺塔，在第十层塔身出土一件舍利函，粗看空无一物，细看有粉末状植物碎渣，此即干花舍利。南诏时究竟用什么花作舍利，由于实物不能保存或保存不完好，至今尚未获考。

南诏时滇池、洱海地区流行阿吒力教，为佛教密宗一支，至大理国时趋于极盛。阿吒力教最大特点是僧人出家不出世，可以娶妻生子，在家修行，过俗人生活，但家家必有佛堂。元郭松年《大理行记》：“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尚浮图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佛堂必有“五宝”及净水。五宝为香炉一，烛台二，花瓶二。另有螺碗盛净水，供灌顶用。瓶中所奉鲜花，参见《南诏中兴画卷》和《大理国张胜温画卷》，知有莲花、菊花、梅花等。元以后佛堂所奉鲜花以“滇中三甲”（茶花、梅花、紫薇花）为多。鲜花供养从此由寺院而进入百姓之家，阿吒力教功不可没。

为了奉神，人们竞相育秀，名花异种由此纷纷问世。以鲜花奉佛，同时也美化了人的生活，及至到了后世，鲜花究竟是奉神还是

奉人，还是兼而有之，已没人追究了。

古代云南人在花事上的最大成就和贡献是培育出举世闻名的滇茶花和优昙婆罗花。

云南茶花，甲于天下。而其始不过是细木野茶，凡酸性土壤的山区坝子都有它的踪迹，经过滇人千余年的精心培育，产生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珍奇品种。方树梅《滇南茶花志》统计云南品类有 72 种（现已超过百种），著名的有松子鳞、一品红、照殿红、鹤顶红、狮子头、童子面、红宝珠、白宝珠、杨妃茶、玛瑙茶、恨天高、早桃红、大蝶翅、菊瓣茶等等，花型有荷花型、牡丹型、菊花型、蔷薇型、蝶翅型等。冬末春初开放，如火烧云锦，烁日蒸霞。古人有“七绝”“十德”之誉。

茶花的培育，唐、宋情况不获考。元代记载的有至正七年（公元 1347 年），临济大师莲峰崇照在晋城开山盘龙寺，并手植松子鳞茶花两株。明初，寺毁于兵燹，茶花亦焚。布政使倡导重建，更名具足禅院，茶花又发新枝。咸丰七年复毁于战火，次年又复苏，其生命力之强，不可思议。此茶花罗养儒《云南掌故》认为是“真正之九心十八瓣大红花，花朵大逾饭碗口，色尤鲜艳异常，诚昆明所无”。

明代最好的茶花在西山。《滇南太华山记》载：太华寺内“山茶树八本，皆高二丈。枝叶团扶，万花如锦”，相传是建文帝手植。又《滇游述笔》说：“山茶花在会城者，以沐氏西园为最，西园有楼名簇锦，乃以茶花四面簇之，凡数十株，树可高二丈，花簇其上，朵以万计。映目如锦，落英铺地，犹张锦茵，诚一奇也。”担当诗“树头万朵齐吞火，残雪烧红半边天”，传神写照，尽极艳态。

金殿茶花在明代也是名冠滇中的“明星”，此花至今健在。《云南风物志》认为是名种“蝶翅”，每当冬末春初，如千百红蝶枝头展翅。有人又认为此茶花即是《群芳谱》所记之“照殿红”，一品极贵，传谓五六百年老茶，最盛时花开逾千朵。

黑龙潭内的一株“一品红”、华亭寺内的“玛瑙红”、妙高寺内的“粉官装”、海涯寺内的“一捻红”、法界寺内的“千叶红”等等都是有明一代闻名遐迩的大山茶。

明末清初，呈贡出了一位名僧，他引进大理雪梨良种，移植于昆明野棠棣，结出“十全十美”的宝珠梨。人们尊称此僧为“宝珠和尚”，其真名法号反倒被人遗忘。其实宝珠和尚非独嫁接果树，尤其喜爱培育名花。他生前常常往来大理、昆明。他曾把大理地区的一种密瓣菊花型的“观音茶花”嫁接到昆明茶树上，开出了小朵、密瓣、色彩红艳的新品种。此花精巧，最宜簪髻，卖花女多采摘入市，售给昆明妇女簪插于髻，后人特称这种茶花叫“宝珠红”。可惜此品种传世无多，民国年间在松花坝芹菜冲发现一株，龙云称奇不已，勒石颂扬，寄意保护。

古代有关云南茶花的记载多不胜数，著名的有乾隆《云南府志》、道光《云南通志》、光绪《云南通志》和《昆明县志》、檀萃的《滇海虞衡志》、刘灏的《广群芳谱》、谢肇淛的《滇略》、刘文征的《滇志》、倪蜕的《滇小记》以及大量关于“滇游”“滇记”之类的明清笔记志乘。至于歌颂云南茶花的诗词，则更是无以尽述。著名的如杨升庵、李元阳、担当、兰茂、徐霞客、林则徐、冯苏、王昶、桂馥都留下了光辉篇章。其中明代邓渼的《山茶花一百韵》和樊鼎遇的《游山茶花百韵》更是赞尽誉满，如醉如痴，成为滇茶佳话。

如今，云南山茶逾百种，相继引种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武汉、重庆、济南、青岛、南京、杭州、贵阳、成都各大城市，并远渡重洋，种植于日本、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缅甸、越南、印度尼西亚、苏联、泰国、阿尔巴尼亚……芳菲天下，美化世界，这是云南人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古代昆明在培育珍奇花种上的另一成就是引进了南亚神花优昙婆罗。第一个引进此花的人就是明代伟大的航海家、外交家，晋宁人氏郑和。